

我越来越不懂母亲。那天，一家人吃着汤圆，说着祝福的话，母亲竟不合时宜地，拉长了声音叹息：“我有个心愿，这辈子是难实现喽。”我和家人面面相觑，母亲还有个心愿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一生追求的两件事，不都实现了吗？

母亲生于1955年。外公家是地主成分，因怕同学们欺负，母亲10岁才入学，还遇上一位“阶级立场鲜明”的老师，对她多有奚落，终于熬到小学四年级，就横竖不上了。后来母亲嫁给父亲，全因为父亲家是贫农。父亲兄弟姊妹六个，家庭经济困难，时常需要外公家接济。为了给二叔腾出结婚的瓦房，我们全家迁到生产队的牛栏。小时候，母亲常念叨，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长大了当一名好老师，爱每一名同学，尤其要劝导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好好读书，上学是唯一出路，有了好工作，才可以改变家里的状况。希望弟弟长大了参军入伍，“有国才有家”，好男儿就要去保家卫国。我们姐弟倒也争气，到2002年的

有些谜，一直难解；有些事，一直神奇。譬如自行车，就两个轱辘，若不打下站脚，怎么也不能自立。但骑上去，一蹬脚踏，便顺顺当当，奔驰远方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乡下一所学校教书，五六个小青年，清一色的自行车，凤凰或永久。周末家访，出得门来，叮叮当当，风光无限。

那年月，乡下小学校文化生活贫乏，课余时间，年轻教师凑在一块，除了之乎者也辩得面红耳赤，玩车便成了消遣找乐度时光的事情。在当时，定车与骑车检车是大家公认的自行车两大高难技术。所谓定车，就是把车速控死，带住车刹，校正好前后轮的角度与支撑点，不用车站脚，将车固定住，人能稳坐车上，待上那么四五分钟。而骑车捡东西，更是一门绝活。放学后，在学校的大操场中间，地上摆放着奖品，一支钢笔或直接就是钱币什么的。骑车人骑车瞄准那钢笔或硬币，远远放车过去，就在那一两秒之间，一个个大都放空而过，稍不留意，还有人仰车翻，头破血肿的。

做个有趣的人

◆ 伍宏才

最近高三开学联考，作文题照例是思辨性的材料作文，其提供的材料大意是：乔乔用苹果系统上的时间软件做学习时间记录；栗轩每次吃饭都会带上电子秤，计算食物热量精确到克；艾乐参加百日阅读自律营，看完一本书后急忙标下这是其看过的第23本书，距离目标还差7本。看完这则材料，不由人不思考，社会发展迅速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把生活数字化，将生活进行量化。诚然，人生不该虚度，人们的健康、学习和生活都需要科学谋划，但我们又不无担忧：这样一味地量化生活，人类是否已经异化到跟机器没什么区别了。

试想，一个人吃饭时，如果把电子秤放在饭碗的旁边，关注的焦点自然转移到食物的各种营养成分，盯住的是关乎身体健康的各项数据，他的眼里就忽视了饭菜的色香味，是只见数据，不见饭菜，想必吃饭也是味同嚼蜡，这吃饭又有何乐趣可言？再说一个人的阅读，一年读了多少本书，数量固然重要。若只讲数量，贪多求功，这读书就值得怀疑，也容易滑向囫圇吞枣，把一本本书读成了夹生饭，其效果就大打折扣。

人生还是要有好的。大书法家王羲之、王徽之父子都是有趣的人。“坦腹东床”的故事，广为人知，说的是王羲之。当时的高官都觊想在王氏家族里选

东至张溪的侬粿，做得特有劲道，味道可口，是东至的经典名吃。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央视财经频道《生财有道》栏目曾经对张溪侬粿进行过报道。

相传，元末明初全国各地有不少人移民张溪老街，并先后将各地的风味小吃带到这里。江西的盖耙、徽州的油饼、青阳的发糕……纷纷在老街落地生根，侬粿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时，他们有的摆摊设点坐地经营，有的肩挑货篮走乡串村。侬粿等特色小吃，把古镇的早点、夜宵业装扮得五彩缤纷，浓浓的甜香味在老街上空飘逸。

据老辈人说，张溪侬粿当属“老排侬粿”和“汤氏侬粿”最为出名。

祖籍湖北的老裴（张溪人多喊他老排）侬粿店，坐落在上街头的曹家闹处。老排侬粿用老街的优质井水和精致白面制作而成。裴师傅做侬粿有个习惯，就是喜欢将手中的滚筒擀面杖，当打击乐器，敲出响亮而激越的乐曲。每天清晨，只要不绝于耳的“踢踢踏踏”的旋律一响起，人们就知道裴老爹在做侬粿了。他不紧不慢地从头发酵好的大面

母亲的心愿

◆ 木语

时候，我已被评为市里最年轻的骨干教师；弟弟也拿到了新兵入伍通知书。

一桩心愿了却，母亲就开始酝酿下一件大事。我和弟弟密切配合，铆足了劲，五年工夫，加上父母亲省吃俭用的积蓄，盖了一座宽敞的二层小楼。母亲就常站在二楼的落地窗前，望着远方的山峦，说：“你外婆去世前，还惦记着咱们家的住处，希望她在天有灵，能看到我们的新房子。”那时候，母亲已经50多岁了。我想，母亲的心愿彻底实现了吧。

至于我们姐弟成家后，孙子孙女先

后来报到，日子越过越好，那都是锦上添花。母亲究竟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呢？我问母亲，母亲总是摇头，“说了也没用。”

电视剧《信仰》播出时，母亲每晚都要看，当看到国民党出身的陈玉婷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沈阳清特行动中，立下大功，恢复身份后，着一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，庄重地向大家行军礼时，母亲竟然嘤嘤啜泣地哭了。“妈，怎么了？就因为您也叫玉婷？”我问。母亲的泪扑簌簌掉得更厉害，半晌，她哽咽

车技赢人

◆ 王光佐

要说这活儿，只有我稍胜一筹。每次我都会骑车在操场上先转上一两圈，预备、热身；然后，减速，倒挂，伸手，一蹴而就。我甚至可以放车把一枚硬币从低凹的土窝里抠出来。客观上我占了身材不高的优势，腿脚方便。捡东西时，我感觉首先是要把握好速度。如果像别人那样，车速太快了肯定一晃而过，差之毫厘，失之交臂；太慢了，没有惯性助力，车子不稳又极易倒地。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心理因素，万事都得顺其自然，欲速则不达。记得当年每每捡东西时，我总是屏住气息，先平衡心态，再因势利导，最终自然而然很少失手。

道理虽然很简单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机遇，把握得好。人生，那些看似小小的成功，其实总与一个人的速度与心态有关。记得当年上大学填报志愿，许多人匆匆忙忙抢着拿回志愿表，上午填了工矿学校，下午又慌慌张张拿回来改填粮油，等到我的志愿交上去，他们都还没有最终定夺填写好。如此这般，先不看准就去争抢，一辈子患得患失，一辈子拿捏不准，一辈子都不容易成功，最后，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抢来抢去的果然大都撞了车，而我们一填一个准，平稳顺利地上了师范。参加工作后，不少同事老师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改

着说：“我，最大的心愿，也是入党啊。和你爸订婚后，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，没批。后来，也就不敢再提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不是共产党，全国像你爸这样的穷人家，现在恐怕还要给地主家当长工呢。还有你，哪有机会读书啊。说不定，早给人家做童养媳了。哦，也不是，根本不会有你。你看这几年，村里发生的事关群众的大事小事，都安排党员先去做。每次我虽然也想去，又怕别人说我瞎积极。人哪，活在世上，得有用才算活着啊。”母亲往后靠了靠，“我还想，要是哪天能戴上党徽，这辈子就真没白活了。”母亲的眼睛望着电视机屏幕，似乎看到了无限的远方。

沉默一会儿，弟弟说：“您现在可以再写啊！”

母亲看了看弟弟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“我，我怕不批啊。”

我握住母亲的手，用最坚定的声音说：“妈，今年，我一定要帮您交上一份最真诚的《入党申请书》。”

行，有的改到令人眼红的单位银行，有的转到吃香喝辣的食品站。但谁曾料想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后来那些单位改制的改制，回家的回家，改行的改行。只有我和大牛老师始终坚守乡村小学，一直心安理得地在那里教书育人。课余闲暇，一如既往，平心静气地坚持玩那种骑车定车的游戏。后来，大牛老师居然从容练就神功，能够定车十分钟左右不歪倒，方圆百里，再无人能比，在一次省级大赛中还获了头奖。想当年，当我和大牛老师一次次得手，当我们把战利品骄傲地向上举起，再潇洒地放进兜兜时，人群中总有不少喝彩声。

那时，学校女教师是我们最忠实的观众，只要我们男教师玩车技，女教师们必到场啦啦队。人群中杂着两个女孩，一个每次都站在最前，声音最响，总为大牛加油；一个老是缩在最后，默默赞赞，眉目含情。后来，前者跟大牛结了婚，后者成了我的爱人。如今，校友聚会，凑到一起，偶尔提起这段往事，都说我和大牛那是真牛，车技赢人。

山城变奏曲

◆ 桂永胜

用心体验山城声音的变幻，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在皖南山区的石台县城出生、长大、前行，一直倾听着山城几十年来的变奏曲，感慨着历史的变迁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只有四五岁。“磨剪子咯”长调声叫起，我和小伙伴们就闻声跟在磨剪子师傅后面，屁颠屁颠地跑遍了整个县城。其实感兴趣的不是磨剪子，而是凑着热闹，给那时文化生活贫乏的我们，找点乐趣。小时候，最渴望听到的声音是“卖冰棍咯”，叫卖声喊起就像集合号一样，小朋友齐刷刷地全都集中在卖冰棍师傅的周围。有的家长好不容易慷慨地拿出几分钱，让自家孩子解馋，别的小朋友只能眼巴巴地望着。“砰”的响声传来，“爆米花的来了”，小伙伴们欢呼着又全都涌了过去。那时候山城的范围不大，这些个声音就是儿时的乐曲，我们追寻着这些声音慢慢长大。

后来上了小学和中学，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，是山城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。我们陶醉在欢快的读书声中，体味求知的乐趣。我每每被老师点名在全班领读，内心的滋味比儿时品尝冰棍，不知爽了多少倍。放学时走在路上，门店里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充斥着山城的每条街道。这些声音虽然繁杂，但与先前相比，山城明显热闹了许多，充满着生机。有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，还播放流行歌曲。《一剪梅》《我是中国人》《春天的故事》等，是当年山城最响亮的乐曲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，山城的变化日新月异，新城区扩建如火如荼。楼房四处林立，山城建设的工地上敲打声、电钻声等组成的交响乐轰鸣着时代的乐章，印证着山城发展的节奏。经过多年发展的山城，处处洋溢着美好的声音。人们在山城惬意生活，倡导健康运动，做操跳舞，清晨和傍晚，舞曲在山城的每个健身广场回荡……这些声音别有音律，伴着光彩、热度和力度，在山城全方位漫开，汇聚成这座山城和谐前行的合奏曲。

石台，这座山城在声音中发育、成长，一直变奏着各种乐曲。或许山城的声音会略显纷繁，但我们要用心去聆听，就一定会听到山城的主旋律，听到新时代的颂歌。

凤凰台上忆吹箫 杏花村

◆ 周庆祥

茶田叠翠岭馥香，古道千层锦羽裳。
筠竹凌空枝弄玉，花溪入涧水流芳。
坝横幽谷凝清月，雁渡寒潭掠暖阳。
云绕琼楼篱菊艳，登高远眺画乡。

平天湖

◆ 王蔚

湖畔无风露华稠，水潜镜底戏鱼游。
青纱漫帐藏栖鸟，芦雪飘飞掩宝舟。
晚唱渔歌消旧念，朝聆雁语解新忧。
流莺有意衔佳句，浩渺烟波一白鸥。

渔家傲·平天湿地

◆ 林兵

往昔荒滩今已别，徽亭栋栋飞檐叠。
游道贯通行便捷。蜂蝶蝶，花卉艳丽皆称绝。
湿地公园环境洁，拱桥座座形如月。空气清新晨练热。四季静，休闲运动无言语。

玉箫峡

◆ 金圣楷

天工妙手削为屏，苔染丹青画不成。
峡有玲珑心一窍，春风吹作玉箫声。

胭脂桥

◆ 王勇

胭脂桥头岁月稠，李白也曾秋浦游。
南山嬉笑迎醉客，层林滴翠解我忧。
竹根盘石雕日月，空谷幽兰见古今。
暂借西山一颗枣，豪饮胭脂情悠悠。

花庙西山胭脂桥，酒仙最爱群峰绕。
山环水绕走一遭，好友乐聚看又眺。
焦枣可就胭脂酒，微醺再上石门高。
抬头春山滴翠处，白云深深好梦乡。

新春

◆ 徐素芳

莺啭晴窗凝淑气，梅开笑靥显精神。
霞明柳色和谐景，雨润花香锦绣春。
虎啸清风归野径，兔迎旭日佑乡邻。
祥光普照金瓯固，国泰民安五福臻。



梅花（水彩画） 盛英涛 作

张溪侬粿

◆ 胡孝清

团上切下一根长条，在案板上摔打一番，用滚筒面杖擀扁，涂上猪油、蜂蜜，撒上芝麻、葱花，切成块块胚，一个个拉长，一块块贴在通红的炉膛里。待炉内全部贴满后，盖上炉盖，接着就用一个破芭蕉扇，向炉内“呼呼”地扇风透气。手法灵活娴熟，一气呵成，似乎完成在眨眼之间。当炉内溢出的侬粿香味，开始在老街上空飘荡时，裴师傅就打开炉盖，用耙钳边夹边烘，慢条斯理地取出，井然有序地摆放。里嫩外酥的“老排侬粿”，咸香裹酒味，色泽金灿灿，外形胖乎乎，闻着口生津，看着垂涎滴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老街众多饮食、

小吃都由合作总店经营，裴师傅被分配到张溪农具厂当红案炊事员。虽然张溪人再也没有吃到过“老排侬粿”，但那“踢踏”的旋律，那别具一格的招式，那带着酒味的甜香，永留张溪人心中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20世纪末开始，侬粿的香味又开始飘荡在古镇的上空。在汪坡路口，有家镇上籍汤姓父子做的“汤氏侬粿”，填补了昔日“老排侬粿”的空白。他们使用老面发酵，使用炭炉加热。原生态食材，纯绿色烘烤，使“汤氏侬粿”生意兴隆，久盛不衰。听说就连路过张溪的长途旅客、短途行人，都寻着香气而来，在侬粿摊前围成一圈，大包

小袋地将侬粿抢购一空，将“汤氏侬粿”带向远方。张溪侬粿再次闻名遐迩。

我也特别喜欢吃张溪侬粿，只要路过此地，都要买两个嚼嚼。这天，我再次路过张溪，在那个熟悉的侬粿店前仔细观察老板如何做侬粿的。只见他快速擀面、切条，撒上芝麻和葱花，双手点水，来回捻起侬粿将其贴在炉壁上，身体一躬一躬，俯着脊背，肩膀忽上忽下，左右摇摆，然后一分钟左右拿火钳勒索地钳出，这一系列动作如一气呵成，很有“范儿”。

一位顾客问道：“大叔，你一天做这么多，卖得出去啊？”老板笑道：“不愁卖。慕名而来的顾客很多，我还通过抖音平台进行销售，出外打工的家乡人都是在家乡购买我家的侬粿，说我家侬粿有家乡的味道。”

张溪侬粿这么受人青睐，除了吃起来口齿留香，让人回味无穷外，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那就是乡愁的味道。但愿张溪侬粿制作技艺能够世代流传，古镇这张亮丽的小吃名片永不消失。